

海浪不斷的沖激着岩岸，潮水不停着流過沙灘；在這一片沙灘上，埋藏了我多少歲月、美夢、和辛酸的回憶。

偶而，我漫步過這沙灘：這兒有高入雲霄的大樹，有碧藍的晴空，更有着一望無垠的大海。從此，我愛上這沙灘；我戀上這沙灘。朝朝夕夕我看到碧波的漲落，日日夜夜我聽到海洋的低吟。在這裡，我流過眼淚，我印上微笑；我曾踏過整齊的步伐，也會留下零亂的足跡。

春天，雨點敲這海，這沙灘。一切籠罩在霏霏的雨絲中，綠樹顯得更綠，碧海顯得更藍，彷彿裡面孕育了無數的小生命要跳躍出來一般。粒粒的水滴，晶瑩得像珍珠，掉在波浪中激起小小的漣漪，無數的水滴造成無數的漪漣引起起伏的波濤構成美麗的圖案。年年我見到這情景就激起同一的感觸。人生就像一粒水珠，掉在特光的巨流裡，只激起小小的漣漪，有的甚至不起絲毫的痕跡，就消逝得無影無踪。人，難道就這樣無聲無息的來到世上也將靜悄悄的逝去。啊！人生何其渺茫。

夏天，我追尋螢火蟲的步子，踏遍整個沙灘。夜夜海水浸濕我的褲管，細沙滲入我的鞋底，然而，我不會感到絲毫的不快。因為這感覺我自小就熟悉，它已構或我愉快的一部分。夏夜從海面吹來的陣陣涼風挾着海的氣息，輕輕的拂過我身上，這時我面對着海洋，深深的呼吸這輕柔的滋味。隨着興之所至，可以躺在樹底下，臥在岩石上，或者浸在海水中，靜靜傾聽着樹梢與夜鶯的低吟，海浪與沙灘的密語。仰望空中點點閃爍的星光，對着它向遙遠懷念的人，寄以無限的祈禱，祝福。

海的戀曲

·山美·

秋天，海濱的月色顯得分外明亮，將沙灘，浴在一層雪白的月光中；雪白是一種神祕的顏色，可以從雪白中得到心靈的澄清和思慮的平靜，「明月千里寄相思。」月明星稀的夜最容易引起人的回憶。這時我想到她——我最惦念的人，她我走向人生崎嶇的路程。回憶過去我們無限的日子。但是，這快樂現在已在何處？別離，的錯？她的錯？抑或是命運的安排？我們不能長保留幸福快樂，轉眼幸福快樂消失了，只留下痛苦記憶。昨天，我在沙灘上印下的足跡，今已被海水沖刷得無影無踪。過去的快樂也像沙灘的足印一樣，被時間的流水沖刷得乾乾淨淨，不能再覓影踪。

冬天的海最不平靜，點綴的片片白帆已經看不見了。雲霧垂，波濤洶湧，凜冽的風吹來刺骨。這時候已不見往昔那溫柔靜的海。只見一隻巨大的黑色巨龍在天際翻騰。恰似安悶的心境受到刺激，攪動，感理智在掙扎，熱血在沸騰，試盡一切努力也不使它平靜。正如洶湧的波浪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平靜。我不怕寒風，我不畏巨浪，孤獨的踟躕在灘上。我要檢起遺落的貝殼，拾回逝去的夢，或尋受神遺留下的信物。

多年的隔別，今夜我又回到這海，這沙灘。急步奔向海洋，剎時我感到又回到過去的日子。脚下我踏着細軟的泥沙，頂上我又見到對我微笑星光，耳中我聽到海浪向我低唱歡迎的曲子，久別受創傷的旅人歸來，我願意拋棄一切的功名祿，而不願離開這溫馨可愛的地方。

癥。

methysergide 在芝加哥，新奧爾良及華盛頓等處試驗後亦獲致相似的結果。今年政府的神經研究所呈住宅撥劃委員會的一項報告中說：「研究家已經就一種新藥——methyllysergic acid butonalamide——及其對偏頭痛的效果做了細的研究……他們相信它確能防範偏頭痛的發於未然。」

像大多數的藥一般，methysergide 也有一吾人所不喜歡的副作用，它主要引起作嘔及胃灼。但是較諸其他偏頭痛藥，則尚屬輕微。儘管如此，有些研究家使病人在吃飯時服藥，或另給抗酸劑，已經能夠清除這些副作用了。

最近據一位醫生估計，近年來已試用過四百種偏頭痛藥，都因藥效不顯副作用過大或未能用等等原因而告失敗。考之於那些盼望妙方出現而再成為泡影的懷疑者們，這種新的抗頭痛藥似乎正確的解答了。畢竟，成千成萬的偏頭痛病人可真正得救了。

(Translated from Pageant Sept '62)

(上接第45頁)

免疫學文獻中寫道：「拿UML-491 與麥角胺相比，頗饒實效。後者不能預防，只可減輕症狀；前者則有特定的預防效果。」

會於一九三七年協助發現偏頭痛原因的格拉罕博士（哈佛醫學院教授兼波士頓的華克納醫院頭痛研究部主任），試用methysergide 於一百十三位頭痛病人身上。一九六〇年十二月，他在新英倫醫藥雜誌中報告說：「此藥對偏頭痛患者實具有卓越的預防效力。」

一九六一年，紐約蒙提懷醫院頭痛單位的傅里曼博士（Dr. Arnold P. Friedman）對一百七十一位病人試用此藥後，提出下列報告：「百分之六十五的偏頭痛患者服用後，襲擊次數與嚴重性明顯地減少。百分之七十一的簇頭痛患者服用後頗著奇效。」

舊金山聯合診所所做的試驗中，哈里斯博士（Dr. M. Coleman Harris）謂在卅九位偏頭痛患者中，有卅位產生極好的結果——「那就是說，他們完全解除頭痛，不再復發。」在五位簇頭痛患者中，他補充道：「簡直是戲劇性的結果」——全體治